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并北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遂寧長公主

刑科黃承昊條議以戊明作之治疏曰切覩

神祖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我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厲雷厲風行一時有振刷之

象矣乃積弛已久習翫猶存尚有祝

[illegible]非[illegible]綜之謂也談必明[illegible]必行[illegible]時[illegible]行[illegible]多[illegible]勅總[illegible]務而[illegible]

王事實多刑河北苑可謂幽而甲矣

絲綸如故紙者臣畧摘數事爲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者誰乎天下
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
一一覆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
情莫遁乃今以模稜爲得計以沉閣爲良謀下部之
疏十閣二三是豈厲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曾奉　旨推京
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冢宰既偏聽而又獨任
仰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毎遇缺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諭全不照管豈所以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復奉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爲經升寺副不得又轉評
事以潤正途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累
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保甲鄉兵自是弭盜防
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春初役滿還朝正值東平孔
棘洶洶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響惟景州知州晉承命
調度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其人故民
皆不願充兵必須工食以爲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
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明旨遂成畫餅乎若有司不爲肥家計而爲地方計切恐
工食亦自可措也諸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
天聽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
出也則兢兢焉愼之又愼而不敢輕忽使有窒礙難行之
事及其旣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奉之如蓍
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翫愒而
聖政益見淸明矣
吏部奉

學士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
時北地淫雨爲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沖損兵馬糧草撫恤
災傷疾病
督師王之臣曰親勘報災處所見軍士頭席片而立馬
卧濕泥之上羸瘠狼狽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
巡撫袁崇煥曰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算軍馬露
處疾病相連中前永泰狼籍波濤前屯中後右復然糧
料三軍命脈皆飄蕩如洗塘營堤渠已產蛙將來不
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料不忍言者乃順天巡撫劉詔
以邊垣沖倒民命垂危告矣府丞劉志選以水災異變
民不堪命告矣
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縣水沖倒寶城神路橋梁紅門
牆垣博岸告矣延綏清澗縣又以沖沒人畜告矣火變

朱已繼以水災。正
上天以惡黨濫刑酷罰草菅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
彼全不覺悟。相徇而與船俱
盡。與波俱溺。寧不哀哉。

一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
遂寧長公主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參糾章

下所司

兵科叅看得安酋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勦撫無期厥幾用閒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令酋中自縛獻其元兇亦彼中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縛安應龍來 獻在我正宜 奬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排獻豈非一最善之機括也哉何曲靖道王鍈以爭蘇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縛 獻之使何與先保邦迎于曲靖城外也據 疏述列情景歷歷逼真尚欲從其資就日兩次賊

來，雖纍月近關，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兩軍對壘之間，
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況致安效良藉
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衅，莫此爲甚，如王鎮
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
姑從末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
過，劉鐸身羅法網，仍肆奸貪，爲人夤緣，加戍永宜，李端以
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桐杖三策，徐應秋削奪，

時指其爲門戶故也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卹至意、着作速解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所接火、

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在此樓內、俱雷聲頃刻逆烟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一等二名、所接頃刻化爲灰燼、慎貯火藥蕩然一空、亦奇變也、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款虜一事、 國家每年費多少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擁衆挾賞、如千兒罵補打大生酋。俱尋天啓五年、互過市賞、例該把 舊市互兌、挾次輪市、

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搶情形，似不可避
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于補爲名耳。臣因本鎮兵馬精
銳，屢被挑選，糧餉時常匱詘，不得已支吾款局，不敢好大
啓釁，乃狡酋不戢，無故而思狂逞，臣等忠憤所激，何忍受
此犬羊鬦氣，而不亟爲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懸
賞誓師，申明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擐甲
厲刃，相機截殺，應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干虜情塘報，
謹題請
旨。

聖旨，這拿到犯人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
審對明白具奏。

奴酋東侵、岳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

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六月

中秋、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旣以鑽謀援戍、復冒鎮壓

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于大辟、今又建行邪術、且呪興

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

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

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蝗、

識公之功實不可掩

東厰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賓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鎭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籍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薦芋培聰嚴發落工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酋以來合中外文武殫腹之全力以爲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雖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泰决出關册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逆覘我之虛

實故傾巢入犯覷袁爾之寧遠如机上肉至兵過錦右二
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
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旂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賊愈
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
手不及而敗惡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
歸而造其能爲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猶
于渡故爲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
濟師至必由之路則杪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
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携之以入犯爲一進不
退計然知毛文龍侵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擣虛

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剎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剎況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戶哉無奈積雨成川我之哨馬且不能往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收之亟過此以往彼日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餧馬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號知兵若至遼我從東攻擊之法不過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出之奴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溝河水淺之時若犯必攻山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殺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越 國都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遠

交代虢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都而腹
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危我無所不備無
所不窮奴實狡且秘然臣不懼也惟目前雨患城塌艱于
修築然已併力爲之即遲來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
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尚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
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今至無得而與我戰
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而恩于經臣
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致死必能力能
生自是古法顧以爲經臣尤臣罪大矣我
皇上只罷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二

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筭蓋不貪功便無繇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屬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于邊事能任臣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爲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東事始微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　德澤深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

再著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衆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湣不在于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巳了了勿姑為而姑試之如

皇上頃折衷　廷臣之議關內外分屬之于兩鎮之三差中為直捷了當之計登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患付臣等更無可避况經督兩臣又　天下之豪然也何得不殫督畢力策臣為

皇上完此一塊土撫臣劉詔與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翌明俱有識有力與餉臣黃運太解運如期總兵趙率教慮最精滿桂氣可鼓即鎮守諸臣

諸內臣俱身親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 天下
事固成于有所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
能任如班超馬龍虞詡董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為故
成功惟漢為最唐安史之亂蹂躪 長安而不敢窺澤潞
則在 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無恙終賴藩鎮
之功至宋始則以 天下奉契丹繼則以 天下守河北
故力以全用而無餘卒之遂以 天下殉合三代而得失
了然奴而能為 中國患則其獨擁一方生殺予奪之自
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詘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

散分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専
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奴也而又與以內地之牌諭又
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人山中已無虎更被發縱犄
角之有人餉傀擒打之有其則虎之不能爲患審也關內
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爲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
餘兵之馬騾三萬入手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
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
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爲寡哉但賦
窮于無可繼役不堪再藉以遼人守遼土上下井牧之相

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註爲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圯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爲乘間擊惰以爲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畧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無履不險今前鋒如舊仍河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之而不可少者餉司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二百里往返頗覺至艱况爲遼東舊有之官或宜並設如撫鎮

若臣錄曠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求
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偕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
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
祖宗幅幀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復
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奴無不平即此一
番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即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可也
蓋人可遞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略以爽
攻夷卒之償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
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況

任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即墨大夫幸結獨知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上與　廷臣始終之
封疆共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之愚
敕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援著關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

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滅奴、勿以瞻

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奏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

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殖

銀三十餘萬兩、工部郎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

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瞞、厥臣魏忠

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紫極之浩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玆功更懋，着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敕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刑部本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使會官處決，辛雲祐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徇情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

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奏

聖旨犯人徐自强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

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

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忠賢借題奏懿旨之名輒以徐自强等爲羅織中傷戚畹頗謹司存可謂狡矣

九月

工科王梦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臣向奉使海外風聞尚得論列而況臣所親經之地苟外尚得指陳而況臣所躬嘗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仰祈

睿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叅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但今日一都司明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究竟得官易而人

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光一借名色歸遊海內黃盔腰金號于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作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宜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謂暫而常矣似宜令文龍清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年勞造冊登撫具

題兵部酌復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間與

內地互相拼調使功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弁既以為榮官又以品自砥乇文龍亦得猛士之為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則難精而况餉不給乎為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強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充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田者日盡充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逐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

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之父兄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廩糧屯田則飽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趕移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爲兵弱者籍爲屯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
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亦百倍矣若添餉以責恢復恐中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上
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務遂以遼人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凡幾矣況以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江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成畫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當發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人及朝鮮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粮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未免後時彼管餉之奸弊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海外

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之水乎合無申飭議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望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療來歲之饑矣一部落之當招也攻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聞自遼陽廣寧潰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拏相哭視昔之勇健悍驁稍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羌兒哈北關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怀怨恨欲逃無所此

亦奴之短于馭衆也若

敕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撫誘收其携二之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殄奴之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降者多難爲安插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奴地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俟

聖裁以上五欵因時酌量就事調停總之使下無私官官無私民粮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尊

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遼條陳五欵具見方畧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
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籍
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譏論與
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爲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啓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犂奴適聞閣臣至島收歸鐵
山復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爲海外捷音復至等
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賊竟不知所往須彌島去奴寨

二千餘里，遠不相救者，職自已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俾悉索以供之者，專爲
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即欲職移駐近島，扼要，
反覆復讀，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
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
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
必大舉入犯，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
即經臣高弟，曾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
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俟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

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深人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新奴鬪掣囬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粮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即赴後城堡不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援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破敗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逐是不得不為援兵之計以此指為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
去至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路去亦如之义州與
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鉄
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
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
就便適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此東江今
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淸歷义州以悉遼
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眞牽
之極切賊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賊自已審處一節賊有

熟籌、自信足圖結局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前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俟凍開、直至清明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糧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說是實話

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悉有為地勢人心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後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以東江為牽制之虛局不以為進剿之實事錢糧半饑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為

國患職于

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紐目前
之小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于亦
天啓三年間蚤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
更不以職言爲是急加粮餉軍需乘時剿復致有今日及
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内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舡隻今方鳩工未得一帆應用今部猶言不憚悉索以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賈押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貞江移
鎮即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蕩蕩
乎其不可者如以臘自處之愚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兩令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運之
截漕向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本粮歲定十萬石粮總得四
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淮東江于淮膠等處自爲
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發熟鐵農具防禦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令

請准
天啓四年內制虜前備之科条不必官商買辦竟以部銀
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船爲命沙唬船尚
請造三百隻登津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船九十隻唬船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欲喻西
虜進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聯之路鎮印萬項查給舊征虜
前將軍印何爲西虜熟識即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
印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謀東江進剿之績併顧餉械接濟之需上年
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抒

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巳之私今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路引照寧遠湘舊例官貲以犒運餉糧餉足用器械精堅弁師俵兵運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托胆畧之將援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次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為尅期不幾乎有次第哉。只此信為今日要著。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上年已具疏
奏聞。蒙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為速。錢粮百萬不為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一策也。然還
念之。
以上數事。最為簡省。最為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可
以
俯從。是不敢懸熱算之籌畫。以虛明聞倘當事者意見有

王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圖結,深爲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訓
練,一旦委棄之耳,至于東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
怨嘆,上年十月,氷結斷運,迄今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
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至百石餘,嗷嗷之衆,
張頤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麗粮十萬餘石,分給
棚戶,至三月終,人已告絶,餓死無數,又移文乞借于高麗
熟米七千餘包,爲秋,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圍,具見
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已掣回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
行兼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瘋麻,百

病交發且以南北官兵奄奄之食束手持甕傷痛切心卧
床不起難以理事
請將
天啓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幫餉津運糧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
器械需舡隻等　項備造册藉差官齎送報部以備查核
五年之內用若干糧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應凡
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憐念
再援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撥東江兵馬不惟追

利失人心擾而剿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
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氛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
何則邊之為邊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敕下閣部會議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
不惟職尾大之心跡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即遊于泉壤冊深感
皇上湧恩全始全終當厲蒐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
犯職故為此辭不知職之焦勞成病原為乏糧餉乏器械
乏同心共濟共非畏敵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川邊事

敗壞、經院道鎮業已數斃、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偽賊沐、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乃是知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果入膏肓、自分難以救治、恐悞

國而併以悞東江、是吐向抱之愚忠、祈立善後之左券也、

奏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械舡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奏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厲，你部卽遵旨分別具奏行。

刑科黄承昊請允袁崇煥議設餉司奉

聖旨，黄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黄山木植，久為奸宄盤踞，差主事吕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塲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

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啓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

題爲海外孤軍可念、粮餉　數宜酌重

獻蒭蕘之言、仰祈

聖明抉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即着須詔二臣便道詳閱具奏、以憑酌議、

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讀事竣、隨道

旨便道沿島詳閱問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滅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舟楫職等敢不凜凜愼焉語曰民爲貴董先爲
皇上陳遠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遠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渠等已絕根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島各有安揷之遠民卽自

讀此慘然欲絕

此念秦庭良可惻淚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絕奈皮骨僅存程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甚有偃臥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床褥間職等心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乃至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真可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一曰遼兵撫毛文龍冊報言五萬大要遼兵即遼民其冊

以外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餘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固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遼兵補額思餉不及時其真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也

一曰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倖而効一臂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粮矣在海外者就非功臣之子孫
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曰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
越一日即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
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嘗其流離忠難中不廢誦讀但
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闈中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　向隅之泣也、
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曰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摟册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州理餉官亦有遐過者即過海所
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
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貪已徹骨而挑水度日者及
有為人役使而苟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慮餉弁之多弊欲
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
以待須政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為利而往其涉風濤擠
鉅命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前此者已難為償
後此者更難為繼此亦不可不急為之計也此海外商人
之情形也

一曰佯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
收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此
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
而文龍始阻、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
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
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佯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書策萬全也、此佯解之情形也、
一曰屯田、獐子島以西、舊隷遼東、皮島以東、通隷朝鮮、其
開墾田地、俱以日爲計、而無畝數
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粮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而世種者因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嶺或山坡瘠薄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朝鮮通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

國止天啟四年指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說焉總核款而提衡斟酌者

大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吮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决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敝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為精銳老職之官係

作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
統斬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賦等奏
旨使道詳閱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來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數
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奏
聖旨據報奴酋已真其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
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本年八月初十日
[illegible]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奉
聖旨、是、即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决、
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奏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塞地、議招集饑民、安
揷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
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

兵威丕振，戡截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蔡莽之區，今將役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勛，于原封伯爵，管府事俟給與應得誥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廠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蔭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蔭弟侄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按旅順將官李鑛貪淫斂俗，被害人民揭告毛總鎮，差官拘提鑛，遂與爪牙兵丁謀誅，于八月初三二更，放砲

納賊邦拿差官、籍口索舨、放火奪舡逃去、

又按旅順爲海口要地、內蔽登萊、外通東運、東扼金山、北逼奴地、若一旦不守、奴知窺探、則東壁單寒、運輸梗塞、其患非小、非東鎮之所當急圖守禦者也、

陞霍維華太僕寺卿、乞一體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左侍郎、

削奪太學士錢龍錫

削奪倪思輝朱欽相、

陸康稷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一時削奪諸人、皆好修之士、而黜以門戶處之、如吳淳夫李夔龍、田吉等、側徽而躋顯要、以操生殺予奪之柄、何怪乎芝蘭剪而荊棘叢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朔　頒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餘在於滴水崖邊住牧謀搶寧彌火燒莊等堡北路參將張承憲戰歿

是役也雖殺傷相當而損將損兵終蹈冒險輕進之戒可不鑒哉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廠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窮不給之資功德被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蘇造作築垣以固邊賑裁革僉當

任溥祠

肅清樊實雖建祠允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曰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修祀該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以斷間削奪

毛鎮北朶其書可以\[illegible\]矣

平遼總兵毛文龍遼士羅難猶勤學業疏曰慨自三韓失守為大爲羊何士何民自臣鎮江一徒駐師鮮地忠招義撫歸順之民日以百計月以千計紛紛而來所於直頁跣足之群有自稱曰某某秀才未嘗不潸然淚隋悲儒流之狼狽至此極也臣亟予之衣冠給之資斧必爲安插職業於天啓五年四月間有遼化變夷之揭遍告部院科道矣

亂者及盛

安毛二公
遼虎作人
其德匪細

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亦
給以衣冠資斧如初旋又立
文廟權設學政以董之朔望謁
聖朝
闕濟濟楚楚也恂恂秩秩也大諸生當此流離顛沛野居
草處短褐不完半菽難飽之時猶不變素志不改常業循
禮蹈義雍遜揖讓朝吟夕哦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爲能耳前冊使觀師鐵山諸生相率趨迎哀陳苦志
願求明試閣臣不勝悲亦不勝喜隨課以文藝一一爲之
品題嘖嘖許可且置不勝歎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塵

犬非弁吻

孔熾遑計人文頹

國運汚隆全頼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盛

而

國祚昌

國脉長況我

太祖高皇帝置科登賢二百餘禩猶一日也雖當興閏多

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脉之靈雖極患難而初心不渝從

王益切頑鈍如職猶知拔遺士於播越之中而遺士實切

明揚之有日今

皇上神聖踐祚超厯策滄幾稱野無遺逸

朝有明良依稀乎雲從興歌菁莪育化追媲周文之盛治矣獨遼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叨甄別之典以覩光於

上國此固遼士深可悲憫而亦

聖世之缺典也職查天啓五年遼東巡撫喻安性有欲復遼士先收人心一疏蒙

聖旨俞其奏已令遼士在北直隸等處考試科舉業有例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雜廓八荒仍准遼士就省科舉或附山東或在北京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

此論更確

兩韓獨任[illegible]
忍性煉成百折不回之骨做出千秋莫尚之勛此理之常
鑿鑿不爽者職所以於窮荒絕域之間即茹草臥薪而亟
亟收郵士類實以士氣為
國家真命脉又安在禮義之不為干櫓而禁御之非甚願
牧哉故遼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賤弁竊
不避斧鉞而冒為越俎其亦鄙晉之神明有迫於職之肺
腑而仰瀆
天威耶奉
聖旨據奏甄收遼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藎議也科舉
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官雖
聖朝崇報先師特典而業已剖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士
民理刑名治錢穀與列城並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
而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揶揄之口而膺
民社之重乃保舉衍聖公之鼻息受恩私室既未免委身
以狗人而考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
儕輩先已輕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
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
以考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僉云改用舉監之便

以華膴之路優之鄉舉至順也以考選之權歸之銓部至公也以遷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容也凡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普予孔紳之議曰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爲舉監而竟可爲知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爲生員而設所議增恩選以酌缺望雖調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經該司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赴選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遷倘舉選缺則以明經出示會經兩院爲舉者陞補歷人知

眷勵而事免窒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奏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滌慮即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挑逃不悛自取罪責其嚴禁蜚語已諭緝事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道

參戚臣所以撼
母后也何其險哉

山東參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討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寧

鄭江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開州而其出沒為害則東省受之近聞調捕倩兵罟競剪之後亦且奔投江海二賊自固矣二賊不剪則餘黨旋散旋合此地方之憂也今以分守東兗道曹文衡之運籌設伏兗州營參將陳思明之賈勇發先二賊一鼓一擒而射死孫東溪活擒馬見等四十餘名則巨魁不謂涌而餘賊俱釜魚雖有逋誅之張御猾早晚可得也從此兗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賴以為寧宇

九月二十日東兗道曹文衡移令兗州營參將陳思明勒捕于初八日等前後共擒獲賊數三百同等九名鐵後劉一吉等馬四匹餘九伏文于十六日擒獲木道宗丁范大克等直抵新泰家州地方哄遇賊首孫東溪等率領強賊一股官丁奮勇向前射死賊首孫東溪落馬斬取首級眾賊逆上雙崖擒夫兵如山出甲人前攻擒活賊馬見鄭東全等家屬小孩并旁擄吳萬更等三十名馬一匹騾二頭鐵刀十一件查在營輕傷官丁李名重傷民兵裴才等又于十八日率領中軍官張武人夫復洞木道家丁范大克等泰曹參攻密令明示機宜賠伏攢鍰于賊所出沒處並兵更番分互抓開州自攢集與賊對敵擒獲餘賊孟可成等有賊首鄭江鄭海騎馬

上公

沖出柴外官兵追捕兩騎飛馬舞刀如風雨驟至官兵將鄭江等圍繞二賊旋已被獲役出兵丁放箭射馬得鄭海馬射仆鄭海落馬就擒三面伏兵俱至復射死劉江隨斬首級強賊楊鴻宇被傷自刎見獲賊首劉洪洋賊孟可成等

蓋馬二匹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典是皆廠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籌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賛惟王之卜用人則務提衙致將作之勤則節有方財用麾手久誠勞來不怠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可銘依宁壯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矣其晉秩為上公仍加

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
鈔三千貫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艮卿晉封
寧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昭茂賞、其餘內
外大小官員、著該部優敘具覆、
兵部遵
勅書明職掌奉
聖旨據奏黔事、勳以成撫之局、持論甚當、辰沅去黔千里
有難遥度、着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催、共圖
蕆全、依議行
遵劄旅僧鎦南水座等徒奴中偵聞

迹撫袁崇煥奏以本僧久居五臺有爾行受
神宗皇帝御賜勅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所不曉了
彼受
朝廷世恩止求一當以報
皇上於是遣田成等偕往叔寨
宣諭覘其向背離合之意以為征討撫定之計
兵部復奏苗仲助叛惡盈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勾哈之捷剪賊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選用相機策勳
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餘
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叙或宜一體紀錄俱依
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隷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璫并誣劾諸臣奉
聖旨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潛消亂萌

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權居間贓私狼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提問追贓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着削了籍爲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知道

一時頌璫諸疏閣之殊爲汗几故不具載而其中借媚傾善者更爲拈出

戶部主事徐天麟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闔門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着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一日建極殿監杜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奪沈應時、周汝弼、宣繼良、

按遷肆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日邪黨、善類空、正氣塞、反觀乎群小之躡崇階、躋顯秩。如拾如寄、益不勝歎息矣

兵部奉

聖旨、厰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廕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

誥命、王體乾等、應廕弟侄王之良、梁桂石、化琳、涂文弼、李

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

等三十七員、各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

者、俱候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奏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戴中朝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算久懸遼衆雜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義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總轄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遼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分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斃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關尹義等專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

意朕之注念傳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

部知道、

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宜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以上諸臣俱以門戶被
削、爲之扼腕、

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同室操戈故特
論決之、

禮部奏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著賜諡䘏、與建祠
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僕等、應附

塋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廕一子錦衣千戶世襲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煙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四更時西華守門吏報稱紫城煙起各衙門往救遥望不見火光止講經樓後臺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荊榛成叢隨為刈除見煙氣如縷從土隙中出循隙挖深土下多瓦石瓦石下几柱剩坊堆積朽腐無算濕者如絮焦者如炭欲燃未然氣蒸如炊兩月始滅識者謂煙于腐朽木更能生火理或然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軍兵疏曰鎮守寧遠總兵趙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成效已可槩見而該鎮貫

安家與盔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疲苦驛遞、將領統馭無法、爲毒有不堪言者、況正軍未必肯來、展轉而僱北諸逃之游手、平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北徒張空名、虛彼已捐實積、況如邇者毛酋挾賞、邊釁漸開、九邊不宜舍已以芸人、本鎮熟思、合無以宣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即募無糧之遼人照數充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以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關外者、冗兵共四千一百二十七員、馬騾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聲勢、其原携來器械盔甲馬匹、擇其堪用照數給價、俱照此方成價、一更張間而造無窮之

利等因到職職隨與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爲便該職看得東事調募以來釀無窮隱禍誠有如該鎮所言者若川酋之變實起於調募則該鎮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於遼瘠可塡肉何惜剜乃調到之兵寧但不能爲遼捍而主客不安先已爲遼之擾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無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鎮臣用兵之人也職與鎮臣共任遼事而爲執咎之人也使此兵無損於諸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拓其中以濟殘遼無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應稍破成議而放之還即招遼人以塡之一轉移間而彼此兩利計之至

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若無兵只若無盔甲器械馬匹職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該鎮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但職此中無銀可給念此四千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銀一萬二千餘兩應償三鎮盔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豈二萬餘金即於餉司截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竟然職又慮戶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即據之存庫而以馬匹盔甲指為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為題加派之新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皇上之金錢畄、

皇上之發事、諸臣何容心於其間哉、伏乞

皇上勑部議覆、發然必行、九邊幸甚、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贓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

數多、具有冊案可查、贓私易訊、着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内

諸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贓數

着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御史陸獻明敬陳黔事節畧、疏曰、職自天啓三年九月奉

差按黔、十月

陛辭、疾趨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楚
至任、計奔走於黔、及料理黔事者一年有餘故叛苗之情
形黔務之得失、聞見頗真、嗣玆雖馳驅楚域、然日催黔餉、
亦日訪黔情、每媿三載西南無能出一畫殲逆醜、至今遺
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實有難處、甚費圖廻、今曷敢煩瀆
以瀆
睿覽、姑撮其梗槩而畧陳之、其着數有未能即行者二有
勢當酌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速宜嚴禁者二、安酋
抗天作逆、屠害生靈、執戮撫臣、致全省幾爲墟莽之區、迄
今費

不可即勦

國家金錢無算而負固殘醜尚肆荼毒非斬馘
獻俘、曷伸
國法、顧揆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密箐之巢、不可再
試、鵰張兎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微餉寡、難支彼
兇酋羅鬼實煩有徒、且苗仲界于諸苗、偏甘助虐、欲問罪
深入、既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即
行者、勦之策其一也、勦既掣肘、其庶幾言撫乎、第四五年
來黔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悔
禍以崗結局、況祇縛渠魁、餘從寬政、煌煌
明旨、謂宜可格豚魚而懷好音矣、孰知其狡詐深情、一味

侮弁、悖慢之説、不可
上聞、詎云受撫、輙肆邀賞、我方幸就條範、彼且轉恣殺掠、
盖虎貴陽之兵力尚怯、以爲莫可誰何、而畧無意于俛首

未可即撫

向化、故今之未能即行者、撫之説其一也、夫既不可輕用
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安懐以馴此反側、則惟有脩備
固圉以徐當之耳、計貴陽武事、雖言不振、然武弁如林、士
卒不下五萬、以撻伐則不足、以防禦則有餘、黔六衞官軍
久已星羅碁布、三岔陸廣鴨池等處、亦在在設防、今年有
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乘而掩至、出我不意耳、若號
令嚴明、烽堠無警、即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撓我、而文武

同心、一意綢繆、諸凡練兵整飭、懇川養民常常振舉、元氣
克盈禁衛益固、矧今
皇上勵精而治、中外臣工悉心而書、威靈旁鬯、漸次可勦
可撫、且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黔土之念、意者可以不
煩師旅而自爾獻逆矣、所難者一月局不結、則一日黔餉
不休、當事靡憂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目前遂結、而善
後之策、須兵須將、將吏濟濟、不能吸露餐風、乃全黔有稻
米可供、官給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撤乎、第加派不可
為常、楚民又已疲困、事窮則變、法變思通、所當預議者也
也黔地山多地少、然寸寸耕熟、雖年當不足民食可資頁

逆彥蹂躪居夥而後貴陽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不爲荒郊骸骨則爲異省流移野無青草滿眼蒿萊天啓四年每斗銀至八錢職自當催運餉米之艱檄行召集析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今年米斗二錢近聞每斗一錢六分則土田漸墾之效也謂宜兵可屯則廣爲屯民可召募則亟爲召募應給農具者急處農具在兵則責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微特之豐稔饔飧有賴儲積備充而果腹之衆有不踴躍禦侮者乎所急整頓者墾田其一

祖宗立法卽邊徼靡不周詳黔之應衛所者卽有衛所應

營哨者卽有營哨蓋因苗多民少布防周匝彼營哨有官有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迫法弛人散苗之出刼卒皆藉軍爲之前導不惟苗毒民而軍亦化爲苗矣往職駐鎮遠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閒始整理營哨以補官軍之糧額設處資糧爲官軍之養贍重懲其通苗者開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差更代設法遂中輟第營哨不理各苗横行民不安生誰肯冒鬥捨生而外禦侮徒如人家骨肉不能自保欲令之拒盜內外必不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其一點因民夷錯處故文官率多兼治民邊亂之責自監司各道迄於府縣正佐先年

豈爲虛設、邇來若難畏亂、人思褁足、銓除陞調其地者、除司道任事之外、强半不到、宦林有名、地名無官、大率兼僉事代庖、衆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營哨諸事、疇爲料理、令合將銓除陞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之外、計時叅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上聞、必加優異、庶規避者咸思鼓舞、旅裡處、輕則降罰、重則罷黜、再則挺問、其勇往之精神旺、沿邊之氣色增、區區狡酋、何能爲哉、所急整稍核官兵其一、蜀滇之烏撤烏蒙之郊霑、亦諸土司、皆安酋之至戚、若安酋技窮思遁、此皆其逋逃主也、猶可言也、搗巢之役、若輩無不助兵助餉於

崇叙也

安酋至今得以肆螫負嵎、撫臣王三善之遇難、滇蜀土司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悉資藉彼中、至於廣西四城州其上官有援黔之責而奸民需貲火藥于紅酋、縱其肩摩踵接酋益有恃無恐、到底驁驁夫土司土官、豈不關本省統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遏絕、毋爲淵藪、毋爲輸助、安酋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顏犯順、所速宜嚴禁者一也、黔省郭外、卽係仲苗、再進則蔡家尤家諸夷、皆安逆腹心、距烏江之占之遠之族盤踞而況放更出安賊之上、固賊之前茅後勁也、官兵少則紛然來截、官兵多、則佯爲讓路、徒肆阻隔、思爲振剿、剿無良法、惟計安賊在江外、

恭輸助

急切不能兩江迴獲諸苗宜挿勁兵一枝狎出洗剿、剿[illegible]斷其輸助之途逆孝失一臂而要害防自無剿盗剿因以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為速宜嚴禁者二也凡此數欵俱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力行之何俟職嘵嘵之贅顧治黔者若舍此別無他奇况職三年在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為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團繕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欲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藉以紓

聖明之焦勞乎頃覩

皇上深籌黔事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見

九重奠安疆土之思職所臚列、正督按諸臣事也、伏望即
賜省覽應酌議者亟敕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
平可期、而楚蜀滇粤、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之國日期、瑞王天啓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十二日桂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奏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旂尉車夫轎等項預爲指撥俱依議行其船隻選照會典所載數目護送以照篤厚

親藩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遣本

御督兼撫
着便計處

議裁撫歸督，即督兼撫，便措制而專責成，誠固是。依着行。王紘楚人，不便督楚，閩應得管敘未允，條畫該部議與別衙門用。另簡堪任總督的，推門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本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廠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今三年緝獲功大，清釐輦轂，屏逐豺狼，茲至詳晰，朕心嘉悅。着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六十兩，彩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楊寰、孫之鶴發奸摘伏，能盡其

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僉書，照傳管東廠理刑事，
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奏
聖旨田爾耕緝紛有功，着于原廕兒男正千戶，加陞二級
以優忠勲，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擬。
闖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先是賊黨縱橫，流劫闖地，撫鎮諸臣制度設奇，宣威布信，賊魁楊六等，率衆就撫，且因而用之，分兵列營，使貪使詐，計奐善矣，部議宜以其衆散處各營，使殺賊自效，貪兇計功賞敘，其抗違騷擾者，治如法。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邵雖陞添設左侍郎
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閻

嵩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
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夙大理少卿、陳九
疇刑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
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司事
敕封 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蘇茂
相請護、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粮餉、巡
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論遼東屯田從無此明快切當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疏 臣前具疏

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

特令從客酌議、而督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慮屯田之妨民也、誠屑服

明旨、又感同事之忠告、夙夜祇懼、反覆思維、便兵妨民、豈

敢言此、而不知遼方非腹裡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

所之官令軍餘耳、嫡子為官、庶子為令、正子為軍、次子為

餘、非若腹裡里甲而漏戶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邊軍

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

國初擇腴以餉軍，軍戀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制武，邊人喜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
身爲正軍之儲也，緞縷愈快其貞，即正軍亦罷其身買販
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遂流毒于
天下交我
皇上纘祖
中興
明燭萬里，何俟贅言，但其
疏原本縷陳，令職敢補續再于
大聽，所

天鑒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耳、

國儲外分、

京庾日縈、一不便海運招商、派酒那移、交卸挪移、致北直山東民爲之疲累、二不便米入海運紅戶各官、沿海爲奸、究添水和沙、若盜失法、該管道廳、豈不加意而粮料數十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一足之力、米糊不堪炊、料絕不可飼、水兵賤賣之釀酒之家、而另市其值者、本色有名而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地新復、土

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食價日貴兵與官餘丈受其窘且轉販而奪衙門之食尉且以遠窘四不便今調發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馳之而久居世業倏忽逃忘且俊更能為調發乎五不便兵不屯則着身無所顧乏恒産安能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見賊輒逃者此皆烏合無家之衆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為餉豈不厚但不屯無衆以家畜食物不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加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敷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討伍開屯討屯核伍而虛冒之法不得行便一兵以屯為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為土

着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作餘而遊手之輩不汰自清屯之即爲簡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即所以煉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粮而人馬不饑困兵且得剩其前剩月餉修整廬舍鮮衣怒馬爲一鎮富强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米以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塹比水種根高下縱横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恐阿私借力不罄臆忠言而以全遼爲

天府漏卮負

明主負所學職滋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
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
歷朝屢飭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
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具當農司拮据之日職亦
不敢比例以若歲供故止
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
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之而以米折
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手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
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淸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凡操
腴者以給官給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營有人正軍
餘丁之外而有剩地則與汰脫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盡
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萊者聽不願者不强之以
招來若錦衣一帶明春且通督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并
收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

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除必爲我擒
矣足食足兵要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職伏覩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于古大有爲之
堯舜也而厰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
遴以主督閻鳴泰職之知已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
臣劉應坤陶文孟用等與職約矢恢復職以所遇非偶故
敢卜爲之必成伏乞
皇上

勑下該部速行議復即將來折銀于是月解到俾職分給

各營官軍買米制具廒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

皇上勿謂職僅辦農也屯政故剿殺無敵之方畧也而鎮

臣趙率教可嫓究

國願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爲之保任如爲而無成有三尺在

其或以意撓職之成者亦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

而身試法也

陝西巡撫張維樞奉旨催解捐貲銀兩奉

聖旨據奏張蔚達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憐這績完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軍餉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勘

家貴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閑住

削奪貞憲時

俱坐以門戶故也

宗人府請

牧纂玉牒

陛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勲主事

南京太監劉魏忠賢祠額名崇勲

御史劉徽疏參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劉弘化黨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樊尚燝侵課贓私即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奏樊尚燝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逮王之寀戍孫愼行爲逆黨劉志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國匱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人言滅奴而奴終未滅臣言恢遼而遼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臣

自畫守關門旬月以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當
奴茲者天厭奴氣一旦暴亡豈非陰投
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即當應天順人爲覆巢絕卵之
計似亦無容再議者但廷臣偷安成習舍正路而傍趨仍
前畫餅則遼事終無歸結匈奴愈蓄驕狂而
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
日夜疚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
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
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以感東夷一
令關寧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釁

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

遼。謂之畫餅。臣先任寮云時有慨于中。不敢明言。嫌于越

俎。及任榆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恭月。若再坐視不言。瀆職

之愆。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轍盡更。因思轍之弊。莫大于遼

國家經費莫煩于遼。邊備廢弛。人情玩愒。甚于遼。若不

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舍

刃能不用。直至潰而為大命憂。何嗟及矣。說者有言奴已

天亡。其子易與。世豈有僭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身

任封疆。區區狗馬血誠。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營私智以僥富貴利
達之條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邊臣毋彼疆此界毋外合中離
必肝胆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
諭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娛之弊茲者虜能謝
孝賞有夷書自稱天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
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擒乎或挨與日而始擒之
則不可不早為計也更望再
諭司農疆臣有事拓土非循途守轍之日必須表裏相應
使軍前營有餘資方不援蔭蠹後至于海外孤軍了無資

偷荷戈終年一飽無時情甚堪憐如遇大聲疾呼亦當急爲之所毋貌懸歲久致困同仇壯志銷戰士雄心將見綸命一傳而三方之師未杯甲而氣自倍矣如以臣爲不肖言之或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即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毋使中外議臣如土木偶人不進不退堀然獨處也唯

皇上一言之斷庶幾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勵之機轉弱爲强變夷爲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矣臣具

疏將發適接撫臣袁
題稿爲職差偵諭據實囬奏事內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
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
同至于喇嘛束去時臣在關上邏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
止之則行已遠矣合
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僧至
關卽呼問之僧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何據而疏
名以
聞也臣曾不可共事而又會同

疏。臣豈反復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椎魯無他長，惟是勿欺

一念，蓋自幼學以至于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

一曰修城堡。廣寧附近悉為孔棘，自西徂東，務先逐節挨程，經營安插，而民可化，兵可練也、

一曰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猥衆，宜將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移駐于遠近大小各城，一以衛民，一以禦虜，相沿不替，而遠民之歸附者占籍一定，永為世業，官不地為傳舍，民不以官為過客，如是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曰調班兵。河西五百里城堡亭堠者三十餘處，大而要者則廣寧、錦、義、凌河、右屯諸處，首當繕治，須借力班軍，所請工費，以成倸𩧐之實、

四曰分兵民。冠在門庭，使將士從事耘耔可乎，朝廷以兵餉餉兵，急在復遼，遼復而兵可撤，餉可省矣，歸來遼

民爲能家給而人哺之仍以遠土庶邊民使各自食其力未可奪之予兵以絕其生路也

五日清屯馬馬匹倒死一任官軍開報即便買補買補愈速倒死愈多正以稽察無人爲一大漏卮宜專設一風力文臣提綱領而譏核之

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府丙久成會遣兵會哨于登海東江聲息已通若并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擾之此制勝之道也

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後地夜危之計乃虜乳我兵不振無志依憑因而渙散奴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輿於喇嘛撫察罕諸酋約婚姻拔花等營已吞其餉惟虎憨不肯受譯酋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根奴傾覆其巢穴飲痛入骨感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憨虎憨甚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賛于十萬師矣

八日令閑學欲督撫同心後遼也

九日集衆思

十日絕和議年來奴受梗于西虜慶賀于朝鮮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月遼收遼都會處夷

貌其背云你從人全沒胸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出力求和及教別人與他爲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他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遲替人代假道諸謀而徐爲取虜之計矣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二終